

那只高高擎着的手

■ 韩光

作品背后的故事

王愿坚创作的短篇小说《七根火柴》，最初发表在1958年6月号的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。作品讲述了长征路上，一位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，将经过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、夹在党证里的七根火柴交给战友的故事。

《七根火柴》一经发表，就深深打动了读者。著名作家茅盾评价它：“全文共计不过两千字，似乎不可能有多余的字句来浪费篇幅，可是作者还能腾出一手来写环境，烘托出那七根火柴是怎样地关系着千百人的安全；作者用总篇幅的三分之二描写主人公的形象，可是我们并不觉得它和整体的比例不适当，因为作者在描写主人公的形象的时候也即是故事在发展的时候，一切都是动的而不是静止的。”正是这个无名战士的形象，使得这篇作品发生感人的力量。

我第一次读到这篇作品，是在初中的《语文》课本上，当时就非常喜欢，还特意将“只有那只是清晰的，它高高地擎着，像一只路标，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……”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笔记本上。

细节决定成败。《七根火柴》之所以成为经典，是因为写出了让人记得住的、

真实可信的细节。其中，最典型的细节，莫过于无名战士那只“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”的手了。这只手指向前进的方向，也指向了胜利。这手是这位无名战士的，也可视为是千千万万无名战士的，代表了千千万万无名战士的意志和决心。所以，这只手给人带来无比震撼的力量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作者王愿坚1944年参加革命，没有参加过长征。他为什么能写出《七根火柴》这部作品呢？

1956年至1966年，王愿坚参与了革命回忆录《星火燎原》的编辑工作，采访了许多长征的亲历者。这使他在完成编辑工作的同时，也积累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素材。通过倾听亲历者讲述长征，王愿坚对长征有了深切的了解。

然而，光有素材还不够，还得使这些素材能发挥作用。创作《七根火柴》，王愿坚是如何捕捉到“这只手”的呢？他在创作谈《见得真，知得深》一文里做出了回答：“这篇小说的构思，说来有点奇特，它是从突然闯到面前一个形象发端的。深夜，灯前，我照例对着稿纸‘神游’于长征路上。忽然，眼前浮起了这样一幅景象，一队红军战士在白花花的雪山上迎着风暴走着，一个红军战士身子一仄歪，摔下了雪坡。几番挣扎，他被深雪埋住了。随着战士们的视线望去，只见白雪上留着一只只……这就是《七根火柴》最初的胚芽。”

有了脑海中浮现的“这只手”，王愿坚又联想到了自己亲眼所见其他手。

“在战争中，我多少次看见过这样一种战士的手：握着枪的，攥着担架杆的，拉着战友的，抚摸着同志额角的……”

“1949年，整个淮海战役战场上盖了一层白雪。天刚放亮，我钻出地堡，愣愣地随着几个同志爬上交通沟，向我之间的一块雪地上跑过去。在离阵地四五十米远处，我看到了一个战士伏在雪地上，已经牺牲了。在他面前的白雪上，有用手指头画下的简单的地图。而他那只曾经用最后的一点力量画下了敌情的手，却高高地举着，指着前方。他是团里的侦察员。头天夜里，他潜入敌阵地侦察回来时受了重伤……那只手，最后完成了英雄的功勋，表示了自己对党对人民的忠诚。”

“在淮海战场上，为了采访几个新抓到的俘虏，我踏雪到阵地后面的师部去。正走在路上，敌机来了。我就和一队运粮的民工一起隐蔽在一片坟场上。一位中年民工把手伸进怀里，掏出一件东西向我递过来，笑道，‘吃点吗？’于是，我看见一只手。这只手托着的哪里是饭呀，是红薯叶掺上米糠捏成的窝窝头。这些来自渤海之滨的农民同志，走了近千里的路，用肩膀把60斤高粱米挑到战场上，自己却用红薯叶子填肚子。这就是赢得战争的人民。”

可以说，《七根火柴》这篇小说，关于人，关于人的手和心灵，关于战争中人和人的关系，以及战士的忠诚，都凝结了作者在战争中亲身的生活体验。

我有不少在基层工作的年轻朋友，他们也非常喜爱《七根火柴》。我经常鼓励他们：“你们身处一线，要做个有心人，将能触动自己灵感的内容及时记下来，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‘那只高高擎着的手’。”

火热劳动见兵心

■ 唐继光

兵味一得

岁月悠悠，20余载军旅年华仿佛一晃而过。蓦然回首，有许多故事值得铭记，有许多经历值得回味……这其中，特别令我难忘的，要数新兵连时激情如火的劳动场景。

我是20世纪90年代入伍的。记忆中，在新兵连，除了各项训练及教育学习大家争先恐后、不甘示弱外，竞争颇为激烈的还有劳动竞赛。当时，“优秀士兵”的评选标准是“政治思想强，军事技术精，作风纪律严，完成任务好”。“完成任务好”怎么衡量？不同的班有不同的做法。我在班班长就把每天主动打扫室内外卫生、为班里打水等劳动情况纳入了评比中。

每个周末收假，我们都要提前1小时打扫卫生、整理内务。不仅连队的玻璃被我们擦得锃亮，门框、床架、桌凳等也是擦了又擦。每次检查卫生，负责的干部或值班员戴上白手套一摸，手套上看不出任何印迹才算干净。

当年，我们连队住的是平房，每个班门前有个小花池。冬天时，要用那种刮腻子的钢抹子，把花池边的垄坎及里面抹得平平整整。班里只有几把抹子，大家劳动前抢工具、劳动中争着干，个个生怕落后。

集体劳动的场景就更热烈了。当时连队平房后面要修一条路，从其他地方取土铺路基。连里给各班排下达任务后，热火朝天的劳动就迅速展开：有的战友拿铁锹铲土，有的战友

用推车推土，更多的则是端着黄脸盆，从取土点到施工现场快速地完成回运土。为了争取本班排抢先完成任务，大家都把推车里、脸盆里的土堆得老高，推拉、搬运，速度飞快。修路过程中，如果谁的手或脚被擦伤、破点皮，都是让卫生员简单处理一下，又继续投入战斗。

说起黄脸盆，当时被我们戏称为“万能盆”。平时洗脸、洗衣要用它，劳动时端土、端石也用它，野炊时盛菜、盛汤还要用它。虽然现在想起来，觉得有点不卫生，但当时大家都这样做，似乎习以为常。

那时候，完成任务慢了，不用上级批评，只要受领的任务完成标准和时间落在后头，所在班排的排长、班长和所属的每名战士，自己就会觉得不好意思，认为自身工作表现得不好。记忆中，每次开班务会，班长都要表扬劳动积极的同志。受到表扬的同志觉得很光荣，没受到表扬的，内心会觉得自己在工作积极性上还有很大差距。

现在，听到有人说，把学习或其他工作当成任务不好，我总是不以为然。我觉得就是应该像新兵连完成任务那样去对待学习或其他工作，把完成任务当成检验自己、展现自己、磨砺自己的机会，去快速地、高标准地、力争上游地完成。

我的新兵岁月，一去不复返。那火热的新兵连劳动场景，至今我还能回忆起来。那段经历让我守住初心、常忆本真，保持好新兵连劳动时那积极上进的热情、争创一流的拼劲、不怕苦累的风风，为走好军旅人生路积蓄了力量。

迷彩青春

青藏高原东端离内地最近的地方，坐落着一座叫“玛曲”的小城。

这里，雪山纯净，牧草泛绿，阳光纯粹。它因黄河的藏语“玛曲”而得名。黄河从巴颜喀拉山流过，在东、西、南三面环绕玛曲，然后回流青海，在玛曲县境内形成长达400多公里的“九曲黄河第一弯”。

藏族英雄史诗《格萨尔王传》中，主人公格萨尔王历经艰辛磨难，最后在玛曲寻得“河曲神骝”，并在赛马中一举夺魁，演绎出一部英雄史诗。玛曲小城也因此被国家体育总局、中国马术协会命名为“中国赛马之乡”。

这片土地从来不缺英雄。距离玛曲县城不远的地方，一栋小楼的楼顶，“听觉指挥，能打胜仗，作风优良”12个大字格外显眼。这座坐落于众多藏式建筑之间的部队营盘，坚如磐石。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玛曲中队的一茬茬官兵在这里接力扎根，守护着藏乡的岁月安宁、山高水长。

当兵在玛曲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

向下扎根，向上生长

强劲又干燥的山风打着旋从哨楼的半腰卷了过去。刚结束休假的一级上士高德帅站在哨位一动不动。

这个哨位，是武警甘肃总队海拔最高的哨位。下队前，高德帅还没有将使命和“最高”二字联系起来。在他看来，这个哨位并没有比其他哨位特殊到哪里。哨位不大，转一圈只需要几秒钟；新兵下队，以老带新的时候，两个人站在一起还稍显拥挤。日子单调，一年到头眼前的人和物几乎没有变化，偶有雄鹰在蓝天翱翔，高德帅会盯上半年。

然而，就在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哨位上，高德帅一站就是15年。在一次次循环往复的交接哨中，高德帅编织起自己的军旅生活，也有了足够的时间思考当兵的意义。

中队官兵守护的这片土地，地处三省交界处。有时，高德帅会面对黄河的方向眺望，试图从这个“陇上高原第一哨”上窥得“九曲黄河第一弯”的真身。

风光的壮美和环境的艰苦形成强烈反差。从新训班长魏海的口中，高德帅第一次听到了玛曲中队：“这里虽然艰

苦，却是多年的先进中队。成为玛曲中队的兵，很光荣、责任很重。”

不久后，高德帅对魏班长的话，有了更深的体会。哨楼与中队营区那棵高大的白杨树相对伫立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哨兵还能透过窗户看到墙上挂的中队战士石进义写的《白杨记》：

玛曲有佳树，挺立如长矛；前人还乡带，辈辈众育培。白杨前世隐，今生缘顺遂；枝繁叶团结，枝枝争上游。

忠诚竟担当，坚强且执着；尽职常欣喜，困难全不怕。羞与柔柳比，甘愿住高峰；干青标风骨，愿与子同声。

说是诗，可没见着押韵；说不是诗，又有气势磅礴的排比句式，味道也多少有一点。高德帅一开始没明白中队队长洛桑扎西为什么对这首诗推崇有加，还把它挂在墙上。洛桑扎西解释说：“如果是专业诗人写的诗，读起来反而可能有隔膜。中队官兵自己写的诗，或许不够专业，却是情感的真实流露。在中队，真实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每年新兵一下队，第一堂课就是在这棵白杨树树下接受队史教育。

这棵白杨树是1968年中队换防玛曲之初，由一名河北籍战士种下的。战士的母亲得知孩子远赴高原，临别之际赠送了具有坚韧、耐寒特性的白杨树树苗，期望孩子能如白杨树一般，不畏艰苦、向阳生长。

高原缺氧，加之距地面1米之下基本都是冻土，树木很难成活，要长成参天大树更是难上加难。为了种活这棵小白杨，战士们挖深坑、换黑土、裹被褥，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悉心照料。50余年来，这棵白杨树展示了极强的生命力，经历雪雨风霜，依然坚强挺立。

“适应不了西北高原的天气，也就适应不了在高原坚守的日子。”15年来，高德帅的皮肤早已被高原的风吹得粗糙发黑，双手布满茧子和裂口，就像白杨树树皮。除了日常的上哨执勤，高德帅参加过抢险救援等多项任务，对“缺氧不缺忠诚、艰苦不怕吃苦”有了更深理解。他早已适应了高原的气候，也适应了高原的单调。他明白，坚守就是日复一日地向下扎根、向上生长。

不向挫折低头

“为什么要来当兵？”一次白杨树下的军人宣誓仪式，让下士段尊宇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的体悟。



今天我出镜

我和战士刘顺涛的相识，是在炊事班的帐篷里。

那天单位组织野营拉练，出发没多久天空就飘起了雪花，气温骤降，风裹挟着冰碴般的雪花落在大家身上。不知不觉，大家的防寒面罩上已经凝结了一层冰霜。趁着午休时，我拿着相机去拍摄一些战友们训练之余的照片。没走几步，我的目光就被不远处炊事班的帐篷所吸引。在这样寒冷恶劣的环境中，炊事班的战友是如何工作的？怀着好奇，我走了进去。

一进炊事班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。战友们都在忙碌着，切菜的切菜、蒸馒头的蒸馒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“班长来了，你坐这儿。”见我进来，战士刘顺涛客气地拿来一个小马扎，放

当兵在玛曲

■ 曹世凯

考上大学那一年，段尊宇被校园里到处张贴的“热血男儿矢志报国，有志青年从军建功”的标语吸引，应征入伍。

段尊宇的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，从小见惯大草原的他，从没想过自己竟在另一个高原产生了不适应的感觉。下队那天，运兵车一路向南行驶，随着海拔逐渐升高，周围人烟稀少，段尊宇的心越来越失落：“刚离开一座高原，又进入了一座更高的高原。”

那天晚上，段尊宇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海中不断重复着进入营区的画面：没有威武霸气的装甲车和高精尖装备，只有红砖黑瓦和有了些年头的哨楼……理想与现实的落差，让他内心挣扎。

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，父亲对思乡心切的段尊宇说：“你是高原走出的娃，你不能适应，谁能适应？”

段尊宇只好用班长那句“革命军人是块砖，哪里需要往哪搬”来安慰自己，告诉自己其实在哪当兵都是一样的。可当训练和执勤填满了一天，他的心里仍是空的。

直到一次执勤方案演练，让段尊宇收获了到岗位的新认识。演练中，班长高德帅扮演的“监管羁押对象”，企图趁夜色借助工具翻墙脱逃。哨兵第一时间发现并报警，应急班立刻赶赴现场处置，成功抓获。演练结束后，排在总结点评时特意讲评了“当班哨兵”段尊宇：口令清晰、程序清楚、处置得当。这让段尊宇收获了一种小小的成就感，也切身体会到职责使命的意义。

“能待得住就是扎根，不向挫折低头就是奋斗。”这是段尊宇渐渐悟出的道理，也是战友们的心声。

家在广州的列兵马浩森，从小生活优越，但他总觉得自己的青春缺少激情。那年，一腔热血的他参军入伍。在经历了初上高原的“失落感”、越过坎坷的“低谷期”、迎难而上的“满足感”后，他已经能怀揣一颗平常心，踏实走好军旅路。“来玛曲当兵，让我懂得了人生最值得炫耀的不是财富，而是经历。”马浩森把这句话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，也印在了心头。

持续与自己较量

哈曼全名是哈布德热合曼·达泥阿力大。这个哈萨克族小伙刚到部队时，总比别人慢半拍。原因是习惯了用民族语言的他，常听不懂班长的口令，不理解别人表达的意思。

在新兵团时，教员讲解动作要领、上政治教育课，他有很多地方听不明白。哈曼后来回忆，他入伍后第一个目标，就是冲破语言关。夜深了，他经常一个人对着字帖一笔一画地写字，嘴里还念叨着拼音。当时，新兵团的干部都很欣赏这个骨子里透着韧劲的小伙子。中队长还拿着《新华字典》，教他识字，带他看新闻、听广播。

坚持不懈地学习，终于有了成果。当新兵下队时，哈曼已能用普通话与战友们交流。阶段目标达成，哈曼没有满足现状，而是向新的目标发起冲击。为了学好汉语，他每天早上利用出操后的时间练习发音。从入伍时对汉语的一知半解，到后来畅读汉语书籍，哈曼不仅能熟练运用汉语为战友们讲述历史故事，还通过自学取得了大专学历。

哈曼刚到部队的不适应除了语言，还体现在执勤技能、体能素质的提升上。别人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的东西，他常常需要反复学、反复练。熟悉哨位特点、了解目标性质、掌握周边环境等，他用了比同年兵多一倍的时间。哈曼暗暗给自己定下目标，上哨就认真揣摩执勤业务，虚心向班长、老兵请教；体能训练加量加练，不断超越，不达到目标就不放松。别人花一个小时能学会的事，他花上两小时，甚至多倍的时间去学习和熟练。他常告诉自己：“吃得了苦，才成得了事。”一段时间后，他逐渐在同批战友中崭露头角，成为第一批单独上勤的新同志，还登上了中队体能训练的“龙虎榜”。

哈曼的父母身体都不好，哈曼的工资基本都用于为父母看病买药。中队党支部得知情况后，为他申请了困难党员补助，哈曼的内心很是感激。下土最后一年，他果断选择了留队。

哈曼自己总结，这些年，不管是学习汉语还是提升业务，他悟出了一个道理：“从来没有一种努力会被辜负，如果被辜负了，那只有两种可能——努力得还不够，一个人能崭露头角，需要持续不断与自己较量。”

于高山之巅，方见大河奔涌；于群峰之上，更觉长龙浩荡。

在高原，没点精神是待不下去的，而崇高的土地上，必然长出崇高的精神。当兵在玛曲，就要长期与风雪相伴，与寂寞为伍，就要去做去与留的选择题。选择留下是对理想的坚守。一茬茬官兵在这里洗尽内心怯弱，在默默守望里锻造铮铮铁骨，在只争朝夕中证明了青春的价值。

阅图

过招

■ 摄影 陈武斌

这幅作品拍摄的是陆军某部官兵组织格斗训练的场景。作者采用小光圈、高速快门的拍摄手法，定格了两名官兵格斗的精彩瞬间。作品以雪山荒原为背景，展现了戍边官兵尚武精武、英勇无畏的风采。

(点评:周永)

上学期间，他多次在电视上看到解放军战士的英姿，就在心里暗暗立志，等毕业后报名参军。

2021年，刘顺涛大学毕业。同学们陆续走上工作岗位，他却不为所动，一心关注着家乡的征兵政策。看到征兵宣传片后，他就应征网上报名了名，并主动申请去艰苦边远的地区。下连后，他被分配到西藏阿里，成为新疆军区某部的一名炊事员。

“好的菜品会说话，战友们看到后心情好，吃起来也更香。大家吃好了，训练起来才有劲！”刘顺涛说，他也盼望着自己能够驾驶战车冲锋在前线，渴望穿上防爆服去最危险的地方作业；可是当他看到训练归来，满脸疲惫的战友们围坐在餐桌前，对着他用心烹任的菜肴露出满意笑容时，他就想只要身在军营、心系战场，即使是一名普通的炊事员，也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出光芒。

胡萝卜花

■ 李江

小段。他拿出水果刀把每个胡萝卜段精心刻出梅花形状的轮廓，又麻利地把胡萝卜段切成厚度均匀的片，一朵朵胡萝卜花就诞生了。摆好盘，他又转身拿起几根黄瓜比划起来。

看着刘顺涛摆在盘子里的胡萝卜花，我调试相机准备拍摄。这时，他像变戏法一样，把手中的黄瓜变成了一根根秀丽挺拔的“竹子”，“竹叶”薄如蝉翼。

我赶忙端起相机，对着盘子里的胡萝卜花和黄瓜“竹子”拍照。趁刘顺涛工作的间隙，我和他闲聊起来。刘顺涛告诉我，他在大学时学的就是烹饪专业。

“我要把它变成一朵花。”说完，刘顺涛起身将胡萝卜去皮，切成了手指般长的